

元色目文人金哈刺及其 《南遊寓興詩集》

蕭 啟 慶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一、引 言

元代中國爲一複合社會，其種族之複雜，文化之繁富，在中國歷史上可說空前。各族羣間文化及政治上的相互激盪與彼此影響，構成元史研究的中心課題。而蒙古及色目（西域）人對漢族高文化之浸濡尤爲一饒富趣味而爲過去學者注目的焦點。

研究元代蒙古、色目人之漢化，不免受到史料的限制。現存蒙古、色目人之碑傳史料遠少於漢人。而今存二百五十種左右的元人詩文集之中，¹色目文人的完整著作不過六種，²而蒙古人更無全帙詩文集傳世。³因其著作散佚、碑傳不存以致生平難於稽考乃至爲世所遺忘的蒙古、色目文人，爲數當不在少，殊爲遺憾。因此，對元代文史研究者而言，任何久遭湮沒的蒙古、色目作者詩文集之發現，都應甚具意義。

金哈刺爲元季多才色目文人，存世碑傳史料卻不多。而其詩集《南遊寓興詩集》在中國更是湮沒已久，僅有之寫本長埋於日本東京《內閣文庫》之中，⁴不僅外國學者無人注意，日本學者亦未有一人引用。過去學術著作中，

1 據陳高華統計，見陳高華、陳智超等《中國古代史料學》（北京出版社，1983），頁337。

2 色目人詩文集原書仍存者爲馬祖常《石田集》、薩都刺《雁門集》、余闕《青溪先生文集》、迺賢《金台集》、王翰《友石山人遺稿》、丁鶴年《丁鶴年詩集》。參看周清澍編《元人文集版本目錄》，南京大學學報叢刊，1983年。

3 蒙古人中，泰不華（1304-52）存詩較多，不過廿一首，其傳世之《蘄北集》爲輯本。

4 該文庫藏書目錄曾著錄此書。《內閣文庫圖書第二部漢書目錄》（東京：帝國地方行政學會，1914），頁333：「南遊寓興詩集，元金哈刺，日本寫本，冊數一」。《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東京：內閣文庫，1957），頁343亦云：「南遊寓興集，元金哈刺，江戶寫，（冊）兼一，（函）312，（號）284。」

唯有陳垣（1880-1971）《元西域人華化考》提及哈刺（誤作哈喇）。⁵ 陳氏根據陶宗儀《書史會要》及無名氏《錄鬼簿續編》而列哈刺為西域之中國書家及曲家之一，既未詳考哈刺之生平，亦不知其人尚有專集傳世。六百年來，金哈刺幾乎已為世人所遺忘。

，金哈刺幾乎已為世人所遺忘。

四年前，內蒙古大學歷史研究所周清澍教授發表〈日本所藏元人詩文集珍本〉一文，記述其訪日所見諸珍本。列《南遊寓興詩集》為「《四庫全書》及《存目》未收，而中國國內所在不明者」之中，並對哈刺生平略為考述。但因限於篇幅，周氏對其人其書未加深論。⁶ 三年前，筆者承蒙新嘉坡國立大學圖書館之協助，獲得該書影本一分，得以細加研析。深覺此一元代少數民族文人之事跡及著作不應長期湮沒。特撰此短文以表彰哈刺其人其書，並兼緬懷韓鴻庵（儒林）先生倡導蒙元史及少數民族史研究的卓越貢獻。

二、其 人

金哈刺身處元末干戈擾攘之際，最後更追隨順帝（1333-1370）蒙塵朔漠，不知所終，以致載籍之中，缺少完整碑傳。《南遊寓興詩集》發現前，有關哈刺生平的幾種記載不僅簡短，而且相互牴牾，其中待發之覆甚多。

元明之際學者陶宗儀（約1316-約1402）所編《書史會要》敘其生平及書藝云：

哈刺，字元素，也里可溫人，登進士第，官至中政院使。能文辭，其書宗巖正齋。⁷ 而十五世紀初年無名氏所編《錄鬼簿續編》以其為曲家：

金元素，康里人氏，名哈刺。故元工部郎中，陞參知政事。風流蘊藉，度量寬宏，笑談咏咏，別成一家。嘗有《咏雪》塞鴻秋，為世絕唱。後隨元駕北去，不知所終。⁸

明朝後期柳瑛纂《隆慶中都志》·〈名宦志〉則謂：

哈刺，字元素，賜姓金，也里可溫人，賜進士出身。至順（1330-1333）間為鐘離縣達魯花赤，能反冤獄，政為諸邑最。濠州學正曾好問為著碑。累官廉訪僉事，江浙行省左丞，拜樞密院使。⁹

5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勵耘書屋刊本），卷四及五。

6 周清澍〈日本所藏元人詩文集珍本〉，載於《東洋文庫書報》第23號，1991年。

7 《書史會要》（陶氏逸園本），〈補遺〉。

8 《錄鬼簿續編》，收入鐘嗣成等著《錄鬼簿（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9 《中都志》（隆慶三年刊本），卷六，〈名宦〉。除沂纂《南畿志》（嘉靖間刊本）卷十《郡縣志》（宦跡）亦載哈刺事跡云：「哈刺，鐘離縣達魯花赤，能反冤獄，政為諸邑最」。

由這幾項史料看來：哈刺（Qara，回紇及蒙古語皆為黑之意），字元素，賜姓金氏。登進士第，由州縣入官，以政績著稱，後來累任高官。明軍入大都，哈刺從元帝北遁，亡身朔漠。其人風流蘊藉，不僅善於吟咏度曲，又擅書法。其書師法當代大書法家康里氏巒巒（1295 - 1345）。巒巒之書以「筆法道媚，轉擢圓勁」而名重一時。¹⁰哈刺之書風應該與其近似。

上述各史料有關哈刺族屬及官歷之記載相互矛盾，而於其家世及登科年代等問題則略而未談。《南遊寓興詩集》卷首冠有劉仁本（？ - 1367）、¹¹趙由正二序。¹²仁本及由正皆為哈刺遊宦浙、閩時之同僚及摯友，對其家世及生平所知應較確切。因此，二序對哈刺事跡之考訂皆有甚大之助益。茲綜合上引諸史料、劉趙二序及《南遊寓興詩集》中若干詩篇對哈刺身世及生平的若干重大問題考述如次：

族屬與家世：關於哈刺所屬種族，各書記載不一，出入頗大。《書史會要》及《中都志》皆稱其為「也里可溫人」，《錄鬼簿續編》云為「康里人」。趙由正《南遊寓興詩集》序則稱他為「葦林人」：

公葦林人，名哈刺，字元素，乃祖有功於國，賜姓金氏，「葵陽」其自號也。

哈刺為葦林人之說亦見於至正四年（1344）歐陽玄撰《刑部主事廳題名記》。¹³而劉仁本序則說他為雍古（即汪古）人：

君雍古人，名哈刺，其先賜姓金氏，世居燕山，自號「葵陽老人」。

故哈刺之族別共有「也里可溫」、「康里」、「葦林」及「雍古」四說，可謂眾說紛紜。

哈刺之族屬問題可與其家世問題一同尋求解決。劉仁本序因追溯哈刺之家學而涉及其家世：

余聞君伯氏中丞石田公以詩文名當世，韞藏明堂清廟，能一變前代塵囂之習，為後

10 《書史會要》卷七。

11 劉仁本，字德玄，台州路天台人，鄉貢進士出身，入方國珍幕，為其佐謀議。至正十七年為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廿年為江浙行樞密院判官，廿一年為温州路總管。國珍海運輸元，仁本實司其事。其人學問淹雅，工於吟咏，著有《翠庭集》。與金哈刺唱酬甚密。見《明史》（中華書局點校本）卷一二三，《方國珍傳》附仁本傳；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甲前集。

12 趙由正：字元直，黃巖人（喻長森纂《台州府志》〔民國廿五年刊本〕卷廿一，〈選舉表〉）。其為《南遊寓興詩集》所作序，自署「浚儀趙由正元直」，浚儀乃指其祖貫。由正為國子進士出身，至正廿年任福建行省左右司都事，廿一年遷嵎縣尹。由正為哈刺舊識，其任職福建，即出於哈刺荐引。由正之序即為二人共事福建時應哈刺之命而作。哈刺集中有〈奉寄趙元直都司〉及〈賀趙元直都司遷居〉二首皆係與由正唱酬者，可見二人關係之密切。參看《南遊寓興詩集》趙由正序；黃琬編《台州金石錄》（劉氏嘉業堂刻本）卷十三，〈元邱處士詩碑〉。

13 此記見於熊夢祥纂、北京圖書館善本編輯《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朝堂公宇》。而不見於歐陽玄《圭齋文集》（四部叢刊本）。

來矜式。是編殆又家學有所受歟？

序中之「中丞石田公」，顯然是指馬祖常（1279 - 1338）而言。祖常出身汪古（即雍古），曾官南台及中台御史中丞，於淮南築有別業，名「石田山房」，而其詩文集則稱《石田集》。馬氏累世華學，祖常尤為元代詩文巨擘。¹⁴蘇天爵序《石田集》稱其詩「接武隋唐，上追漢魏，後生爭慕效之，文章為之一變」。¹⁵與仁本所言相似。祖常既為哈刺之「伯氏」（兄長），則哈刺與祖常同出汪古，應無可疑。但是祖常家族自其高祖習禮吉思（漢名馬慶祥，1177 - 1222）於金季為鳳翔兵馬判官，已採用馬姓，並定居開封，¹⁶故有「浚儀（即開封）可溫氏」之稱。¹⁷而哈刺之家，「世居燕山（即大都）」，又因「乃祖有功於國，賜姓金氏」，至少自祖父一輩已自馬氏分出，別為一支。劉仁本雖稱祖常為哈刺之「伯氏」，但哈刺與祖常至多為同曾祖之族兄弟而已。

哈刺既為汪古人，何以史料又稱其為也里可溫、葦林及康里氏？此一問題須自汪古——尤其是馬氏——的族源及宗教信仰兩方面加以剖析：汪古為金元二朝居住陰山以北之突厥語部族，其人以唐代回鶻餘部為主體。以後又吸收沙陀人及金初釋放的回鶻俘虜融合而成。¹⁸馬氏便非汪古土著，而是源出於九世紀西遷之回鶻，其祖先於遼道宗時居住狄道（甘肅臨洮），「養馬洮河上。」¹⁹金初擄至遼東，被釋後始遷居淨州（內蒙古四子王旗西城子村）之天山。²⁰故馬氏為自西東徙之回鶻遺民，加入汪古族甚晚。

金哈刺之稱為「也里可溫人」及「葦林人」皆與其家族世奉景教有關。汪古人多奉景教。²¹而馬氏東徙之前即已皈依此教。黃潛（1277 - 1357）《馬氏世譜》即說「馬氏之先，出西域聶思脫里貴族。」²²聶思脫里（Nestorian

14 《元西域人華化考》卷二，卷四，卷六。

15 蘇天爵《滋溪文稿》（中央圖書館景印舊抄本）卷五。

16 《元西域人華化考》卷二。

17 楊維禎《西湖竹枝集》（武林掌故叢編本）。

18 周濟澍《汪古部事輯》，載於《中國蒙古史學會成立大會紀念集刊》（呼和浩特：中國蒙古史學會，1979）。

19 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本）卷一，〈飲酒六首〉其五。

20 同註18。

21 關於汪古人的景教信仰，見伯希和（Paul Pelliot）〈唐元時代中亞及東亞之基督教徒〉，收入馮承鈞譯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証譯叢》（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羅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國學社，1966）；朱謙之《中國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第九章。

22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本）卷四三。

)即景教。元朝人對基督教(包括景教及天主教)教士及教徒皆稱為也里可溫(erke'un)。²³哈刺稱作「也里可溫氏」乃指其宗教信仰,非指其族屬。至於哈刺為蒺林人一說,稍為複雜。「蒺林」一名(亦作拂懽、拂菻)之意義,在中國史上前後有異。南北朝、隋唐時代此名乃指拜占庭帝國而言,而元明時期則為「Farang」一字的音譯,乃波斯人、阿剌伯人對歐洲的稱謂。²⁴趙由正稱哈刺為「蒺林人」,但哈刺家族之非源自歐洲,應可確定。由正為哈刺之僚屬及好友,為其作序,當不致對其族屬信口雌黃,而是根據哈刺之自述。「蒺林」似為哈刺因其自身源出於西域也里可溫教而採用的一種「郡望」。其詩〈寄大興明寺元明列班〉有句云:「寺門常鎖碧苔深,千載燈傳自蒺林」。「列班(rabban)」為敘利亞語教師、長老之意,乃景教教士稱號。²⁵大興明寺為泉州景教教堂,²⁶而哈刺稱其教傳自蒺林。可見其自稱為蒺林人乃因信仰景教之故。

哈刺為康里人之說顯然出於《錄鬼簿續編》著者之誤記。康里原為居於西亞裏海與鹹海間從事遊牧的突厥種部族。其人隨蒙軍東返而在元廷擔任文臣武將者為數不少。²⁷但是,馬氏及金氏家族與康里毫無淵源。

哈刺既然出自元朝著名之官宦科第世家馬氏,而其祖又因功而得賜姓,家世無疑甚為顯赫,但其祖、父二代名字及官爵皆已不可探知。在其家族中,現僅可考知其弟及二子事跡的一鱗半爪。哈刺有弟名(或字)孟堅,集中有〈弟孟堅扇〉及〈寄弟孟堅〉二首。〈寄弟孟堅〉中有「近聞天使到東甌,……一紙除書膺錄事」之句。可見其弟曾授浙東某地之錄事。至於其子,《錄鬼簿續編》說:

金文石,元素之子也,至正(1341-68)間,與弟武石俱父蔭補國子生。因其父北去,憂心成疾,卒於金陵。幼年從名姬順時秀歌唱,其音律清巧,無毫釐之差,節奏抑揚或過之。及作樂府,名公大夫,伶倫等輩,舉皆嘆服。²⁸

23 陳垣《元也里可溫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周良霄〈元和元以前中國的基督教〉,載於《元史論叢》第一輯,1982年。

24 韓儒林〈關於拂菻〉,《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四期,1980年;于化民〈佛郎機名號源流考釋〉,《文史》第廿七輯,1986年。

25 陳得芝〈列班·掃馬〉,載於《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2)第二卷。

26 大興明寺應即興明寺。元明,列班似為該寺住持。金哈刺當在其任職福建時,訪問該寺並結識元明。關於興明寺,見楊欽章、何高濟〈泉州新發現的元代也里可溫碑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1期。楊欽章〈元代南中國沿海的景教教會和景教徒〉,《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3期。

27 陸峻嶺、何高濟〈元代的阿速、欽察、康里人〉,《文史》第十六輯,1983年。

28 同註8。

而劉仁本《南遊寓興詩集》序則說哈刺「有子名瑤同、元同者能詩。」顯然文石即瑤同、武石即元同。二人皆為國子生出身。仁本又有《寄金防禦令子文石》七律，有句云「叨陪防禦談戎事，聞說成均令子材」，即指文石就讀國學事。²⁹文子、武子皆能詩歌，而文石尤得其父真傳，善譜曲，精歌唱。可見哈刺一族累代仕宦，精於藝文，風流蘊籍，不下於馬祖常一支。

哈刺雖然出身宦族，卻以科第登仕，亦與馬祖常一族相似。其登第進士事，《書史會要》、《隆慶中都志》皆言及之，但未明述其登科年代。其詩集中有〈簡德剛元帥〉七律云：

天曆三年同應舉，錦衣行樂帝城春，
花枝壓帽閑騎馬，竹葉傾杯醉勸人。

可見哈刺係於天曆三年（亦即至順元年，1330）登進士第。此為元朝實行科舉以來之第六科。上距其族兄馬祖常躍登首科右榜探花時已歷十五年。祖常於是年適為知禮部貢舉，³⁰族兄弟二人，一為座師，一為門生，可謂士林佳話。此科共錄取九十七人。³¹《南遊寓興詩集》中有詩贈鐵德剛元帥、永嘉監邑（即達魯花赤）的理翰及延平監邑（亦即達魯花赤）月滄海。三人皆為其同年進士。³²

哈刺早年之仕途並不十分順遂。其早期仕歷以劉仁本序所述最為可靠。該序說：

蚤歲攝高科、躋臚仕，自試縣綽綽有聲，會朝廷始闢天官司績署，首擢置之。繼拜中台御史，奮身抗志，言事忤時，出任淮東憲貳。既又遭阨阻路，浮江涉海，持節開藩閩，為東南防禦。

據《隆慶中都志》，哈刺於登第後初任鐘離縣達魯花赤。劉仁本序中所云司績署，係設立於至正元年（1341），隸吏部。該署置司績一員，秩不過正七品。³³可見哈刺浮沉於州縣達十年之久。任職中樞後，在品階上亦無進展。據歐陽玄《刑部主事廳題名記》，哈刺於至正四年（1344）任刑部主事。³⁴當在轉任中台御史之先。「淮東憲貳」即僉淮東廉訪使司事，亦不過正五品而已。哈刺轉職中樞是在蔑兒乞氏中書右丞相脫脫（1314 - 55）力行更化、一反乃伯

29 劉仁本《羽庭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

30 《滋溪文稿》卷九，〈馬文貞公墓志銘〉。

31 《元史》（中華書局點校本）卷八一，〈選舉志一〉。

32 哈刺酬贈三人之詩為：〈寄的理翰德昭同年〉、〈簡德剛元帥〉、〈鐵德剛同帥挽詩〉及〈寄延平監郡月滄海〉。

33 《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

34 同註13。

伯顏（？-1340）反漢、反儒政策之時。脫脫於至正十四年（1354）失勢去職，哈刺之由中台御史外任淮東僉憲是否與此有關，已不可考。

《南遊寓興詩集》係哈刺供職浙閩期間詩作之匯集。因而對其在此期間之經歷有詳加考述之必要。

哈刺在東南初任之官職為海道防禦都元帥（簡稱為「海道防禦」、「東南防禦」）。「防禦海道運糧萬戶府」係元廷面對方國珍（1319-74）、張士誠（1321-67）變起東南、海運中斷的局面而設置。元朝建都大都，而稅糧則以江南所產最為豐饒。政治樞紐地區與經濟樞紐地區之連接端賴海運。海運盛時，江浙北運糧食每年多達三百五十餘萬石，北方之政府及軍隊賴此維持。³⁵及至方國珍於至正八年（1348）起兵反元，佔領台州、溫州、慶元（寧波）等浙東州郡，據有海道，阻絕糧道，海運已受影響。³⁶至正十五年（1355）高郵張士誠（1321-67）率軍渡江，明年定都平江（蘇州），割據浙西多數州郡。平江原為漕糧集中之地，此地為張所佔後，元廷海運所受打擊尤為沉重，一度因而中斷。北方之糧食補給發生嚴重問題，京師屢次大饑。

「海道防禦都元帥」係元廷為恢復海運而設置於台州的官職。初稱「海道運糧萬戶」，係設於至正十五年（1355）。《元史》·〈百官志〉說：

至正十五年七月，陞台州海道巡防千戶所為防禦海道運糧萬戶府。九月分府于平江。³⁷但此時台州係由方國珍控制，元廷鞭長莫及。明年二月士誠陷平江，一時之間該府所起作用不大。同年三月，方國珍降元，十七年士誠亦降。元廷招降方、張二人的一個主要目的即在恢復海運。國珍降元後，最初所授官職即為海道運糧漕運萬戶兼防禦海道運糧萬戶。³⁸以後雖昇任諸職，仍兼海道運糧萬戶如故。³⁹但是方張二人，一人有船，一人有糧，卻不能合作。自至正十九年，元廷多次派遣大臣，至江浙催糧。⁴⁰屢經協調，始由士誠供糧，自平江轉輸澉浦，再由國珍所備之舟北運。自至正十九年至廿三年間，每年北運糧食在十一萬石至十三萬石之間。比起盛時之數，已不及二十分之一。至正廿三年士誠自稱吳王，拒絕繼續供糧，海運完全斷絕，元朝覆亡命運遂不可免。

35 吳縉華〈元朝與明初的海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廿八集上冊，1967年；高榮盛〈元代海運試析〉，《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七期，1983年。

36 楊育鏗〈元代後期江南天災及民變對海運的影響〉，《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廿三期，1991年。

37 《元史》卷九二·卷四四，〈順帝紀七〉。

38 《元史》卷四四，〈順帝紀七〉。關於方國珍之史料，見楊詒、陳高華等編《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主編第二分冊，《方國珍部》。

39 《元史》卷四五，〈順帝紀八〉。

40 《元史》卷九七，〈食貨志五·海運〉。

金哈刺由文官轉任海道防禦都元帥是在至正十六年（1356）。劉仁本〈賀金元素拜福建行省參政仍兼海道防禦〉說：

金君將相材，起身自文章，
時危多武備，帝命出防禦。
三年持節鉞，四境民康樂，
.....

顯然哈刺出任福建行省參知政事之前，曾任海道防禦三年，而其出任福建參政是在至十九年（1259）。⁴¹至正廿年劉仁本、趙由正為其詩集作序時，哈刺則又自福建轉任江浙行省參政。⁴²而在其擔任福建及江浙參政時皆兼海道防禦都元帥職。海道防禦都元帥應係其基本職務。

哈刺之出任海道防禦都元帥大約與方國珍出任防禦海道運糧萬戶之時間相近。都元帥一職係「配虎符印章，錫萬石職，監漕運，鎮海邦」，⁴³地位應與方氏所在運糧萬戶相當。⁴⁴兩者之間有無上下統轄關係已難確証。由詩集可以看出，哈刺在東南期間，長期活躍於方氏勢力範圍之台、溫、慶元一帶，與方氏幕僚劉仁本、張本仁、丘楠、鄭永思等皆有唱酬關係。與方氏之左右手劉仁本交誼尤殷。⁴⁵而仁本便是為國珍主理海運業務者。⁴⁶哈刺擔任海道防禦都元帥之主要任務顯然在於負責與方氏協調海運工作並加監督。其與方國珍之關係可能有如元朝一般機構中達魯花赤（多由蒙古色目人擔任）與正官（多由漢人擔任）之間的關係。

哈刺擔任福建行省參政前後不足一年，似亦以監督海運為主要任務。江浙海運不僅數額不裕，而且由於張、方不和，甚不穩定，元廷必須另闢糧源。此時陳友定（？-1368）崛興於福建，居延平，擁有八郡之地，仍奉元廷正朔，受命為行省參政。⁴⁷元廷乃徵糧於福建。戶部尚書詩人貢師泰（1298-

41 見趙由正序。

42 陳善等修《杭州府志》（明萬曆九年刊本）卷九云：「江浙行省，左丞，世次無考，哈刺：也里河（可之訛字）溫人。」同卷又云：「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僉事，世次無考，哈刺：也里河（可之訛字）人」。此一哈刺當指金哈刺而言。但金哈刺顯然未曾任此二職。

43 趙由正序。

44 方氏兼任之運糧萬戶一職後來可能升稱為都元帥。其兄國璋（？-1362）即為防禦運糧義兵都元帥。見《台州金石錄》卷一三，張翥〈江浙行省平章方公神道碑銘〉。

45 《南遊寓興詩集》中酬贈劉仁本之詩共達十四首之多，而劉氏《羽庭集》中與哈刺父子唱和者亦有四首。另《永樂大典》卷三五二六收入仁本《次金防禦過海門韻》不見於《羽庭集》。可見二人友情之厚。

46 《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劉左司仁本〉。

47 《明史》（中華書局點校本）卷124，〈陳友定傳〉；錢謙益《國朝羣雄事略》（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十三，〈福建陳友定〉。

1362) 於至正十九年(1359)受命至福建即為徵糧。⁴⁸ 權衡《庚申外史》敘述福建海運之由來及重要性說：

時張士誠據浙西，方國珍據浙東有船，二家攻戰不和，糧竟不至。賴福建濱海，又為王土，獨能運糧至京師。由是，京師民再活。⁴⁹

至正十九年(1249)秋，陳友定所輸之糧達數十萬石。⁵⁰ 哈刺任行省參政，職位與友定相等，其任務顯然意在監督。為何不久即調返江浙則不可知。

哈刺在台州、慶元一帶滯留至少有六年之久。其〈西鄉雜詩〉之六自謂：

我本朝參客，來茲近六霜；
兒童知姓字，田畝樂耕業。

故其北返不會早於至正廿二年(1362)。至正廿三年九月起，因糧源斷絕，海運不通。哈刺可能於此時被調北返。其在東南前後六七年期間，對海運之復甦應有一定程度之貢獻。但是此時元朝威信已衰，方國珍依違於元廷及朱元璋之間，而陳友定亦是威迫相臣。哈刺之工作不僅甚為艱鉅，更是無力挽救已倒之狂瀾。

哈刺北返後之事跡，記載極少。《書史會要》稱其官至中政院使。而《中都志》則云官拜樞密使。孰是孰非，不易斷言。中政院使掌管中宮財富，而樞密院使則為最高軍事長官。但是，樞密使一職，例由皇太子兼任，向不授予他人。⁵¹ 哈刺如曾任職樞密，當不致高於知樞密院事。中政院使秩正二品，而知樞密院事則為從一品，皆是高官崇爵。科舉出身者之中，高官如此，已屬罕見。但其出任中政院使或知樞密院事，應是在至正廿八年(1368)追隨順帝北遁沙漠之前不久而已。⁵²

哈刺之生卒年皆無記載。其卒年無法考証，而生年則可推測。哈刺於至正廿年(1360)時已自稱「葵陽老人」，必已年逾知命。如此時為五十五歲，則其於天曆三年(1330)登進士第時約為廿五歲。而應出生於大德九年(1305)左右。在其出亡朔漠時則已為一年逾花甲或是近乎古稀的老翁。

48 朱燧撰貢師泰《紀年錄》，載於《玩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附錄。

49 任崇岳《庚申外史箋証》(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頁100-101。

50 《國初羣雄事略》卷十三。

51 關於元代樞密院，參看李涪、楊果《元樞密院述略》，載於《蒙古史研究》第三輯，1989年。

52 《中都志》稱哈刺為樞密使固屬錯誤，該書是否誤以哈刺即至正二十八年任知樞密院事並追隨順帝北遁朔漠之哈刺章，現已不易考明。哈刺章為蒙古蔑兒乞氏，右丞相脫脫之子。劉侏(或云為張侏)《北巡私記》(雲窗叢刻本)記述哈刺章從順帝北遁事甚詳。該書亦記有隨從順帝北遁大臣之部分名單，其中並無哈刺。

三、其 集

今傳《內閣文庫》本《南遊寓興詩集》為寫本。除劉仁本、趙由正二序及目錄外，共有六十二葉。全集未分卷，共收詩三百二十餘首，在現存元朝色目人詩集中無疑已是存詩較多者。

此集所收諸詩，皆為哈刺宦遊東南期間之作品。其所以稱為《南遊寓興》者乃因集中諸詩以寄寓性情、發抒胸臆為主，有如劉仁本序所說：「凡感于胸臆者，悉發為詩歌。匪惟興趣之寓，鬯其鬱結而已，且忠貞慷慨家國之憂，藹然言表。」

集首劉仁本序作於至正廿年（1360）臘月，而趙由正序則作於同年四月。可知此集於該年四月之前已經結集。此後哈刺在東南尚滯留二三年，是否增入新篇，已難考究。劉序又說：此集係由「其學徒編輯鏤梓」，但因現傳為寫本，而書目資料皆未註明版本，故已無法證明確曾「鏤梓」刊行。

此集寫本之真實性，不容置疑。集中之詩見於石刻者有〈書鄔老人墓誌後〉一首。⁵³明初收入《永樂大典》者則至少有五首。⁵⁴以石刻及《大典》與寫本所收相關諸詩對校，僅發現少數幾字出入。⁵⁵可見寫本絕非後人偽造，而且筆誤不多。此外，今存哈刺之詩不見於此集者僅有〈書宿州惠義堂〉一首，為其任淮東廉訪僉事時所作，今見於《隆慶中都志》。⁵⁶故欲研究哈刺之詩必須自本集著手。

此集明初於內府確有藏本，由《永樂大典》採入本集所收詩一事可知。英宗正統（1436-49）年間楊士奇（1365-1444）主編《文淵閣書目》詩詞類云：

余元素《南遊寓興》，一部，闕。《秘閣書目》：余作金。⁵⁷

《秘閣書目》為宣德元年（1427）狀元馬愉所編，編纂時間應略早於《文淵閣

53 《台州金石錄》卷十三，〈元鄔處士挽詩碑〉，第二首為哈刺詩。下註之作者為「哈刺金元來」，「來」字當為「素」之誤。

54 《大典》收入者為〈偶成〉、〈讀葛邏祿氏馬易之詩〉（卷九〇〇）、〈寄劉德玄知己〉、〈寄的理翰伯昭同年〉（卷一四三八三）、〈劉經歷席上〉（卷二〇三五三）。

55 本集之寫本與石刻及《大典》所收詩之字句有出入者：〈書鄔老人墓誌後〉第二句寫本作「耆年八十過」，而石刻作「耆年八秩過」。〈寄的理翰伯昭同年〉第三句寫本作「金榜春風顯姓字」，《大典》本「顯」作「題」。〈劉經歷席上〉第一首末句寫本作「滿城簫鼓聲」，《大典》本「簫」作「蕭」，蕭為簫之俗字。

56 《隆慶中都志》卷八，〈題詠〉。

57 《文淵閣書目》（叢書集成本）卷十。

書目》，其時內府本《南遊寓興詩集》當仍存。⁵⁸而楊士奇編《文淵閣書目》號時則已散失。成書稍晚之葉盛（1420-74）《菴竹堂書目》亦著錄「金元素《南遊寓興》，一冊。」⁵⁹但是，《菴竹堂書目》原本早已亡失，今本乃係後人根據《文淵閣書目》偽造。⁶⁰葉氏未必見及《南遊寓興詩集》。此後明清二代公私書目皆未著錄此書。清康熙年間（1662-1722）顧嗣立（1665-1722）所編《元詩選》乃係集傳世元詩之大成者，卻未收錄此集。顧氏所編續集《元詩選癸集》所收皆為元人散佚單篇詩作。有其中僅自《中都志》採入哈刺〈書宿州惠義堂〉一首。⁶¹顧氏為編纂《元詩選》及《癸集》曾博覽公私所藏羣籍。⁶²其未及見此集，亦可証此集在中國已經失傳。

此集孤本在日本收藏之情形則可由內閣文庫本之收藏印章加以考述。該本首頁鈐有「蒹葭堂藏書印」、「淺草文庫」、「日本政府圖書」等印，而末頁亦鈐有「昌平坂學問所」及「文化甲子」二印。⁶³「蒹葭堂」乃指木村蒹葭堂（巽齋，1736-1802）。其人為江戶時代大坂本草學者，亦為著名之收藏家。⁶⁴此書如何傳至日本？何人抄寫？如何歸於木村之手？現已不可考知。但木村為現知此本在日本之第一位收藏者。文化元年（一八〇四）木村家屬將其遺書二千餘冊貢獻於昌平坂學問所，其中江戶寫本頗多，《南遊寓興詩集》當即其一。「文化甲子」即文化元年。昌平坂學問所乃德川幕府之最高教育機構，亦富藏書。⁶⁵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以德川幕府所屬紅葉山文庫及昌平坂學問所舊藏成立淺草文庫，本集乃歸淺草文庫所有。該文庫即為明治十八年（1885）成立之內閣文庫的前身。「日本政府圖書」乃係大正九年（1921）至昭和七年（1932）間內閣文庫藏書之印，⁶⁶二次大戰後，內閣文庫併入國立公文書館，本集遂亦成為該館插架珍品。

58 《秘閣書目》今已不存，焦竑《國史經籍志》（叢書集成本）卷二，《總目類》著錄。

59 《菴竹堂書目》（叢書集成本）卷四。

60 吳楓主編《簡明中國古籍辭典》（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頁775。

61 《元詩選癸集》（掃葉山房刊本），丁，（金餘事元素）。

62 關於《元詩選》，參看顧廷龍《顧嗣立與〈元詩選〉》，《大公報在港復刊三十周年紀念文集》（香港：大公報，1978），上冊，頁207-218；顧廷龍、陳先行《〈元詩選〉瑣談》，《書品》1991年第四期。

63 關於蒹葭堂、昌平坂學問所、淺草文庫等藏書印之考訂，參看小野則秋《日本藏書印考》（大坂：文友堂書店，1944），頁154-156，273及圖18。

64 國史大辭典編集委員會編《國史大辭典》（東京：吉川弘文館，1990）第四冊，頁214-15，（木村蒹葭堂）。

65 同上，第七冊，頁608-09，〈昌平坂學問所〉。嚴昭瑩，《漢籍在日本流佈的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234-235。

66 樋口秀雄《淺草文庫の創立の景況》，《參考書誌研究》第四期，1972年。

《南遊寓興詩集》的重現，不僅為研究元詩發展增添一項嶄新資料，亦對瞭解元代色目人所受漢文化之影響具有不少助益。元代詩壇繼金人南渡後之餘習，以宗唐復古為風尚。⁶⁷就其時代先後視之，前期詩人以宗李（白）、杜（甫）、白（居易）為主；後期，尤其天曆（1328-30）之後，則亦有仿效李賀、李商隱詩風者，如若干浙東詩人作品中，即出現綺麗、穠縟的傾向。自整體視之，元代詩人一方面在措辭、意境、格調等方面祖襲唐詩，同時則嘗試擺脫宋詩雅好議論說理的影響。但是，元詩中並無唐詩所顯露的高昂之情緒，亦少見唐詩中所習見的強烈之悲哀，此又與揚棄悲哀的宋詩風格較為接近。⁶⁸再者，元詩中雖亦不乏刻意追求豪邁清放之作，顯露北方醇厚之氣，但或因詩人才情氣勢之不足，與同類唐詩相比，則往往或流於粗礪，或稍嫌纖弱。

哈刺雖未能以詩名大顯於元朝詩壇，其集中所收諸詩卻可謂為元代詩壇之縮影。體裁方面，以近體為多，內涵方面，大凡行旅、游覽、寄贈、送別、酬和、題畫、咏物，樣樣俱備。其中不但浮現劉仁本所強調猶如杜甫一般的忠君愛國之情，亦不時流露白居易諷諭詩中對民生疾苦之關懷。或言「一寸丹心千里目，田邊春色望皇州」（〈觀海上靈異敬成近體一首〉），或嘆「兵甲何時息，予心日夜憂」（〈登樓〉），或云「邑民饑渴否？立馬問田夫」（〈錢清驛〉）。如其〈和陳繼善都事聞喜詩〉一首則顯示對國家民生的整體關懷：

攘攘干戈僅十年，幾人忠節世堪傳。
王師近報收河外，邊將深能制海堧。
政用蠲徭紓兆姓，更宜束帛聘名賢。
書生擬作中興賦，仰賀寰區復晏然。

此詩所傳達者為其對王師報捷，邊將得人之欣慰，以及對朝廷用賢、造福百姓、寰宇太平的殷殷企盼，與漢族知識分子心懷君國之典型並無不同。但在元廷命運危如纍卵之際，蒙古、色目官員之危機意識可能更加強烈。

但是，除去忠君愛國的情懷外，《南遊寓興詩集》中，出現更多者則為哈刺個人日常生活片段和情趣的記錄。或遊覽山水，造訪古蹟，或寄贈酬唱，宴飲雅集，或題畫書扇，全然是傳統士大夫文化的承傳，其中流露的心情

67 鄧紹基主編《元代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頁365-375。

68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頁37-45。

和趣味，亦屬文人雅士所特有。試看〈江樓宴集〉所寫宴飲雅集之際，詩酒風流，覽景折花之樂：

元帥台城駐節旌，茲樓時復一登遊。
倚欄呼酒傳金椀，憑几題詩運彩毫。
海水遙通江水碧，黃山渾似赤山高。
盍簪俱是風流客，醉折梅花香滿袍。

再如〈西鄉雜題六首寄鄭永思員外〉其三，寫其鄉居期間望雲觀池，俯仰自得之趣：

山中無酷暑，七月似深秋。
枕雪晨光潤，松篁霧氣浮。
望雲觀鶴過，俯檻看魚游。
自覺添才思，題詩更上樓。

又如〈偶成〉所記春日乘興優遊賞翫之趣：

海天春雨正霏霏，半逐東風半作泥。
明日晴溪舟楫便，看花直過畫橋西。

這些詩篇的確如趙由正所言：「公之寓興於詩也，詞語平和，意趣高淡。不習乎體制之崛奇，不尚乎章句之雕琢。」揭示的是漢族文化傳統孕育下的「溫柔敦厚」，而非蒙古、色目人的豪邁之氣。

綜觀其人其詩，哈刺或可視為元代後期漢化蒙古、色目人之代表。哈刺出身於著名之色目仕宦科第世家，本人又以進士晉身官場。在漢文化之中浸潤極深，詩歌、散曲、書翰無一不精。而其詩歌所反映的生活、思想及情趣，與漢人士大夫全然相同，並無「朔漠腥羶」之氣。但在政治上，蒙古、色目官員與元室可說同舟一命，安危與共。哈刺中年以後，浮江涉海，歷盡艱辛，肆力挽救元室之危亡。但在大廈傾圮，危機四伏之際，少數人之支撐，已經無補時艱。哈刺最後不得不追隨元帝，亡身朔漠，其子則滯留中原，家庭破碎。哈刺一生所呈現的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相互牴牾的情形反映出元季漢化蒙古、色目菁英的共同困境。而其無力挽救危亡、最後不得以身家殉國的命運亦可說是甚多蒙古、色目菁英的共同悲劇。

南遊寓興詩集序 卷之五 草文庫

詩由三百篇以降。莫盛於唐。惟杜甫詩。得真。其
 托辭窮真。即理達情。猶大鈞播物。元氣流行。物從變
 化。其混融。出於自然。泯乎無綢琢之迹。至有關於
 世道者。則忠君愛國之心。惓々弗忘。故自夔陝以還。
 所歷益困迫。所作益工微。而尤為後世所做慕苟慕
 之而不能訂會其旨意。其猶未為得也。余持此論久
 矣。顧閱世之作者。亦衆矣。獨元素金君所著南遊寓
 興集。為若干首。有類杜甫西州諸作。意度混融。讀之
 雙屹空谷。且青。蓋其姿稟。得此才醇厚正氣。不矜不

1.附圖：《南遊寓興詩集》劉仁本序